

編號：87

〔南呂〕一枝花 湖上歸¹

張可久

長天落綵霞，遠水涵秋鏡²。花如人面紅，山似佛頭青³。生色圍屏⁴，翠冷松雲徑，嫣然眉黛⁵橫。但攜將旖旎濃香⁶，何必賦橫斜瘦影⁷。

《梁州》挽玉手留連錦英⁸，據胡牀指點銀瓶⁹。素娥不嫁傷孤另¹⁰。想當年小小，問何處卿卿¹¹？東坡才調，西子娉婷，總相宜千古留名¹²。吾二人此地私行。六一泉¹³亭上詩成，三五夜¹⁴花前月明，十四絃¹⁵指下風生¹⁶。可憎¹⁷，有情。捧紅牙¹⁸合和《伊州令》¹⁹。萬籟寂，四山靜。幽咽泉流水下聲²⁰，鶴怨猿驚。

《尾聲》巖阿²¹禪窟²²鳴金磬²³，波底龍宮漾水精²⁴。夜氣清，酒力醒²⁵。寶篆²⁶銷，玉漏²⁷鳴。笑歸來彷彿二更²⁸，煞強似²⁹踏雪尋梅灞橋冷³⁰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張可久（約公元 1270 – 1348 後），字可久，號小山。一作名伯遠，字可久。又名久可，字可久。慶元（今浙江寧波）人。以路吏轉首領官，掌省署文牘，又任桐廬典史。至正初，年七十餘，尚為昆山幕僚，又為徽州松源監稅。至正八年（公元 1348）仍健在。張可久擅詩文，尤擅散曲小令，今傳小令八百五十五首，套數九套，數量為元人散曲之冠。

明清兩代曲評家對張可久評價很高，明代朱權以「清而且麗，華而不艷」八字概括其藝術特徵，成為定評；他如李開先讚美其曲作為「詞中仙才」，清代焦循稱他與關漢卿、喬吉、馬致遠同為「一代鉅手」。與張養浩齊名，合稱「二張」；與喬吉有「曲中雙璧」之譽，明代李開先謂「樂府之有喬張，猶詩家之有李杜」；又與張養浩、喬吉合稱「元代散曲三大家」。張可久仕途不暢，久沈下僚，多在紹興、吳江、蘇州、吳淞、德清等地活動，尤愛杭州西湖，歌詠作品頗多。其作品雅正典麗，講究格律。著有《今樂府》、《蘇堤漁唱》、《吳鹽》、《小山樂府》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元曲體制由「音樂」與「詞章」合成。本篇是套曲，由三支宮調相同的曲子組成，首支曲是《一枝花》；所用宮調是「南呂」，是中國古代音樂宮調調式名稱。本篇套曲中《一枝花》、《梁州》和《尾聲》是曲牌名稱，是南呂調中的同宮調曲。《湖上歸》是題目，表明所寫是暢遊湖（西湖）而歸的賞心樂事。

《湖上歸》本篇具體寫作年份已不可考，可能寫於張可久隱居杭州西湖期間。張可久散曲的題材多描繪自然景色，或抒寫詩酒風月生活，而大自然的美，尤其是張可久一生所追求。他遊遍吳越勝境，寄情山色湖光，寫下大量抒情寫景作品，而本篇除了是他這方面作品的代表作，曲評家李開先評之為「古今絕唱」。

三、注釋

1. 「南呂」是中國古代音樂宮調之一。《一枝花》是曲牌。《湖上歸》是題目，或題作《湖上晚歸》、《攜美人湖上歸》。
2. 涵：包含。涵字或作「明」。秋鏡：秋水如明鏡清澈。秋鏡或作「金鏡」。
3. 佛頭青：古時佛像頭常飾以靛青色。宋代林逋《西湖》句：「晚山濃似佛頭青。」
4. 生色圍屏：着了色的屏風。「生色」，或作「巧畫」。
5. 嫣然：嫵媚美好。眉黛：黛是一種青黑色顏料，古時女子用以描眉。
6. 旖旎濃香：指美人。旖旎：指女子嬌柔美麗樣子。㊦[綺你]，[ji2nei5]；㊧[yǐni]。
7. 橫斜瘦影：指梅花，出自宋代林逋《山園小梅》詠梅名句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。」「瘦影」，或作「疏影」。
8. 錦英：花朵盛開，繽紛美麗。或有作「錦裊」。
9. 胡牀：坐具。銀瓶：酒瓶。「銀瓶」或有作「銀屏」。
10. 素娥：嫦娥，指月亮。孤另：孤單。
11. 小小：南齊錢塘名妓蘇小小。卿卿：對女子親昵稱呼。
12. 東坡才調，西子娉婷，總相宜千古留名：三句化用蘇東坡《飲湖上初晴後雨》詩句「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」才調：才情。西子，古代美人西施。
13. 六一泉：在西湖孤山南麓，蘇東坡為紀念歐陽修而命名，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。
14. 三五夜：十五月圓夜。
15. 十四絃：古代弦樂器。
16. 指下風生：形容彈奏熟練動聽。

17. 可憎：男女親昵戲稱，即可愛。可憎或作「可曾」，有情或作「乘興」。
18. 紅牙：樂器名，即紅牙板，用紅檀木製成之拍板。
19. 《伊州令》：樂府歌曲名。
20. 幽咽泉流水下聲：彈奏樂聲像流水之幽咽。
21. 巖阿：盤曲山巖。
22. 禪窟：山中寺廟。
23. 金磬：僧人誦經敲擊銅樂器。磬：粵[慶]，[hing3]；漢[qìng]。
24. 波底龍宮漾水精：水精即水晶，建築物在水上倒影成水晶宮殿。
25. 酒力醒：酒力褪去，從酒醉中醒來。醒：粵[升]，[sing1]；漢[xīng]。
26. 寶篆：繞成篆書形狀的香。
27. 玉漏：古代漏水計時儀器。
28. 笑歸來彷彿二更：一說是化用蘇東坡《臨江仙》詞句「歸來彷彿三更」。
29. 煞強似：完全勝過。
30. 踏雪尋梅灞橋冷：傳說唐代詩人孟浩然騎驢踏雪到灞橋尋梅，灞橋在長安東灞水上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《湖上歸》是張可久的散曲名篇，所寫是在秋日自黃昏攜美人暢遊西湖，至夜深方歸的賞心樂事，表現了張可久詩酒風流生活的優美片段，也表現了他清新雅麗的寫作風格和高超的寫作技巧。

《湖上歸》由《一枝花》、《梁州》、《尾聲》三支曲組成，記寫了遊湖至歸來過程。首支曲《一枝花》重於寫西湖秋景的良辰美景：秋日晴空，湖水明澈，山色之青綠與紅似人面之繁花映襯，遠山之形如美人黛眉，自寫在雅致清景中，攜美人遊湖。作法是以美景引出「佳遊」。

曲的首二句「長天落綵霞，遠水涵秋鏡」化用王勃《滕王閣序》名句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，同是以落霞與秋水上下映照，但又能自闢勝景。他如「山似佛頭青」化用林逋《西湖》詩句「晚山濃似佛頭青」；「何必賦橫斜瘦影」化用林逋《山園小梅》詠梅名句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。在形容上，「花如人面紅，山似佛頭青」二句以人面（美人）、佛頭青比喻花之紅、山之青，極形象化；山之青，又偏是佛頭青，非尋常之青，形容具體。曲前四句對仗工整，長天對遠水，綵霞對秋鏡，人面紅對佛頭青，色彩明麗，又具整齊美。其實，真正的美人在第二支曲始出現，但首支曲在寫美景際，卻先已暗自映帶美人，在如彩屏上的風景畫裏，有蒼松披雲小徑的遠山，正似美人的眉黛，嫵和媚美好。面對如此美景，作者帶出「有美同遊」已勝卻萬千，又何必去寫「橫斜瘦影」的梅花詩呢？

中曲《梁州》集中寫二人遊湖之賞心樂事。二人攜手同遊，流連於如錦的花叢；鋪開交椅飲酒，迎來東昇皓月，因觸景而聯想到與西湖有關的往昔名妓蘇小小，不禁問：美人如今安在？又再而想到與西湖關係密切的蘇東坡，他詠西湖的名句。蘇小小、蘇東坡俱已作古，唯吾二人卻得自由地在六一泉前吟詩，十五夜賞月看花，更彈箏奏樂，按拍唱曲。湖上成了二人世界，斯時，「萬籟寂，四山靜」，唯有如水流幽咽之樂聲悠悠，驚動了湖山猿鶴。

《梁州》曲多化用前人成句，如「據胡牀指點銀瓶」是化用杜甫《少年行》句「指點銀瓶索酒索」；「想當年小小，問何處卿卿」是化用古樂府《蘇小小歌》「我乘油壁車，郎乘青驄馬。何處結同心？西陵松柏下」；「東坡才調，西子娉婷，總相宜千古留名」三句是化用蘇東坡《飲湖上初晴後雨》詩句「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」；「幽咽泉流水下聲」是化用白居易《琵琶行》句「幽咽泉流水下灘」。又「六一泉亭上詩成，三五夜花前月明，十四絃指下風生」三句用數字作對，同用數字但三句意象又各自不同，自具變化而一氣呵成。

《尾聲》寫結束遊湖所見所感。遊湖歸來之際，正是山寺傳出鐘磬音聲，泊岸時，見到湖岸建築水中倒影在晃漾，有如龍王水晶宮殿；在夜氣中，人從酒醉中似漸醒，更漏作響，熏香欲盡，時間已大約到了三更時分，作者滿意而笑，自信孟浩然騎驢踏雪到灞橋賞雪，大蓋也及不上自己的遊湖之樂。

曲中「笑歸來彷彿二更」是化用蘇東坡《臨江仙》詞句「夜飲東坡醒復醉，歸來彷彿三更」，而「巖阿禪窟鳴金磬，波底龍宮漾水精」二句對仗亦巧妙，巖阿對波底，禪窟對龍宮，鳴金磬對漾水精；禪與蟬諧聲，蟬可對龍，是借對。此聯對仗工整，典重凝煉，直是詩句。

《湖上歸》是張可久抒情寫景方面的代表作，明代曲評家更給予極高賞譽，李開先在《詞謔》評之為「古今絕唱」，沈德符《顧曲雜言》也認為是「一時絕唱」。《一枝花》寫景以旖旎為主，可說是全曲的引子，作者以工麗的對句，熔鑄前人名篇名句，着意鋪寫美景之出人意表，寫出對景色的驚嘆，從而展開全篇。《梁州》從佳遊觀察美景，以情韻、故事、雅事為主，蘇小小的故事、蘇東坡的名句，作者在想像中遊目騁懷，對照古今眼前，標出情態，曲詞情感相對較奔放，節奏也較快；又狀寫在寂靜勝景中彈奏拍曲，令讀者羨慕陶醉不已。《尾聲》寫佳遊在美景中結束，情景交融，調子蘊藉清幽，不落俗套，節奏較舒緩，結句情感尤飽滿，帶着既已追步古人而又傲視古人的滿足。